劒 笑

劍筴第八 卷標目

隶武篇 凡三十六事 凡四十二條

鮫䱜劍

丈夫劍

君子劍

稅劍

獻鋸鋙之劍

劍大

兵尚劍

鑄劍爲農器

美金劍

却劍擬

雅琴奏劍

獻步光之劍

韋劍

水劍還越

勸齊劍

劍循行

賜呼韓邪玉具劍

藥劍傷

漢賜南單于珽劍

賜北匈奴斬馬劍

陳兵見劍

賜北匈奴玉具劍

異國進百金劍

賜匈奴玉劍四具

賜兜樓儲玉具劍

魏賜匈奴班劍

封劍送行臺

真臘劍

諸王剎利劍

援劍

火精劍

碎劍匣

烏呑劍

樂浪人獻劍

石擊劍

劒信

劒策第八

明　豐　肖　鍛　希　言　譔　解　　雲間董其昌訂　臨川鄭元昭授錄

柔武篇不動金鼓故曰柔武四方無拂奄有天下此逸周書之辭也

論曰禮義之俗成于富厚忠敬之道可施蠻貊聖王所以拱揖指麾不降席而賓四海者誠之至也故曰飛鳥淵魚之應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董子不云乎上之化下下

之從上猶金之在鎔惟治者所鑄是以
君子論劒先柔武不柔武而能綏遠服
衆無敵于天下者未嘗有也夫雀鳴成
其子和中孚格以豚魚銅山崩于西鬲
鐘應于東感動之理所從來遠矣況乎
荒外從風鳳麐翔舞下及微蠢咸得其
所豈偶然哉豈偶然哉非至誠孰能致
是乎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築柔武

鮫瞂劒

伊尹受命于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翦髮文身請令以魚皮之鞞鮫瞂利劒爲獻鞞刀削瞂盾也以鮫皮作之鮫文魚也後漢志佩刀之飾半鮫魚鱗山海經注鮫皮可飾刀劒口即本草所稱沙魚也廣記云鮫魚出合浦長三丈背上有甲珠文堅強可以飾刃劒又可以鑢物周書

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

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非其所有而當遠求于民故不利也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爲四方獻令制其品羅之令伊尹受命于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十者東夷蠻越之別稱翦髮文身因其事以名之也謂令以魚支之鞞口鰂之醬鮫瞂利劍爲獻鞞刀削鰂魚各瞂有也以鮫皮作瓦鮫支魚也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六者

南蠻之別名

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璣似珠而小菌鶴可用爲旌翳短狗狗之善者也

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巳闟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九者西戎之別名也闟耳貫胸雕題漆齒等亦因其事以名之也

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江歷珠名龍解角得也

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犂其龍東胡十二者北狄之別名也戎狄狄狄在西北界戎翟之間國名也

請

令以槖駞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為獻

湯曰善周書

楊炯少室山碑稽其殷令有文犀利劒之效珍

丈夫劒

西海外丈夫國在維鳥山之北其為人衣冠而帶劒郭璞注殷帝太戊使王孟采藥從西王母至此絶粮不能進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從形中出其父即死是為丈夫民山海經

君子劒

君子國人衣冠帶劒使兩虎民衣野絲子禮讓不爭土千里多薰或作堇華之草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為君子國一曰在肝榆之尸國薰草朝生夕死大極山西有采華之草服之乃通萬里之言【博物志】

東海之外大壑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謂此壑也離騷曰降望大壑少昊之國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也少昊孺帝顓頊

于此（孺義未詳）棄其琴瑟（言其壑中有琴瑟也）有東口之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劒（亦使虎豹好謙讓也）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言其人直思感而氣通無配合而化子此莊生所謂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感風化之類也）食黍食獸是使四鳥有大阿之山者（山海經）

稅劒

武王克商散軍郊射左貍首右騶虞裨

冕搢笏而扃貴之士脫劒故淮南子云武王解劒帶笏以示無仇

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浮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劒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淮南子

唐王棨賦欲廓文德先韜武功倒干戈而是載鑄劒戟以欣同

獻錕鋙之劒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

果于自信果于誣理哉孔叢子

錫大

民生而有欲有惡有樂有哀有德有則則有九聚德有五班哀有四忍樂有三豐惡有二咎欲有一極廣演其義也一極有七事咎有三尼豐有三頻忍有四教班有五大聚有九酌又數陳也九酌一取允移人二宗傑以觀三發滯以正民貸官以屬五人曰必禮六

徃來取此七商賈易資八農人美利九□竈可動此言所酌爲政之事英傑人嘗親之地也五大一大知學謀二大武劍勇三大工賦事四大商行賂五大農假貸言之爲耕之助撫貧振施老也汲冢周書

兵尚劍

旗物尚白金用事故尚白兵尚劍象金性之利也刑則紹昧斷絕其昧則刑斷盡之斷絕而殘之也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

量則衆彊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兩者謂道德也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令和令故能習習故能借借謂同爲其事借習以悉悉盡也莫之能傷也此居于圖而方之外

管子

鑄劒爲農器

孔子北游登于農山之上一作景山又作戎山子路

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於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兵車旗幟皆插羽）鐘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繽紛（繽紛亂貌）下蟠于地獨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攘猶辟也）搴旗執馘（搴取也不服者殺而獻其首曰馘）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

乎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于漭瀁之野（漭瀁空曠貌）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兵凶事故尚縞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來汝獨無願乎回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對曰回

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
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
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
不越（不隃踰也）鑄劍戟以為農器（戟有枝兵也）放牛
馬于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鬭
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
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
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選猶擇也）孔子

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之矣（孔子家語）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于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我從焉

劍筴

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
願齊楚合戰于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
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
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
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辨哉士乎
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
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
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

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鬬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

子也劉向說苑

起自周武王之制也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埜鑄劒戟以爲農器示天下不復用兵武王以安必防危理必防亂故鼓弓匣劒以軍儀示不忘武也舊儀鞘韚三仗首秣纈紅謂之櫜韃三仗也馬縞中華古今注

唐裴晉公鑄劒戟爲農器賦皇帝之嗣

位十三載寰宇鏡清方隅砥平軀域中
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

美金劒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于公擇其寡功
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
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
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
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

長弟聞于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于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于子之屬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長弟于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于是

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

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脇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鞈革重革當心制之可以禦矢小罪入以金鈞分三十金曰鈞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坐者分其罪犯而寬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亡所坐而被抑屈爲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入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

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夷鋤類也

鋸欘钁類也 管子

却劍擯

定公會齊侯夾谷揖讓登酹獻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于是旍旄羽韍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

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韓詩外傳

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將欲行盟會之禮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羣呼曰譟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階會壇之階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兩君會合以結親好而齊人欲執魯君此無禮之甚故謂之夷狄之民司馬主兵之官使禦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

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屬語也夫人謂孔子也齊人欲執魯君是夷狄之行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俳優其名也幕帳也欲嗤笑魯君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齊侯自頰谷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于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

雅琴奏劍

句踐徙治山北引屬東海內外越別封削焉句踐伐吳伯關東從瑯邪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淮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一作陽又[illegible]夷之甲帶步光之劍仗物盧之矛出死

士三百人爲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一作爲陣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越絕書

獻步光之劍

子貢遂南見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權易移也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私有之也與吳爭彊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願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左傳襄元年吳王敗越于夫椒報檇李入越越王今苦身養士

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史記作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爲齊所有且王方以存亡繼絶爲名存亡國繼絶世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不窮苦其約約小者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絶世今存越示諸侯以仁不窮約救魯不絶世伐齊威加晉國不避難不失時諸侯必相率而朝吳伯業

成矣若王必惡越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然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

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勾踐父允常内不量史作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得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得復仇則死無恨遂問子貢問計安所出子貢曰吳王為人暴猛群臣不堪國家敝于數音朔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

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奔吳事夫差爲太宰）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佐之伐齊）以徵其志（猶射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十三

[四兩爲一鎰]釰二矛二[矛建于兵車長丈二尺]子貢不受

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不敢復自它計]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

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及從其君不義□□□弊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

于是吳王乃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孔子家語

子貢去越越王送之金百鎰琁劒一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似將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右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扶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臣以先人之藏甲二十領屈盧之

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吳越春秋

魏曹植七啓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雕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利隨波截鴻水不漸刃

韋劍

孝文皇帝之時當此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弋黑色也綈厚繒也足履

革舄（革生皮也不用柔韋言儉率也）以韋帶劍（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爲席（莞夫離也今謂之葱蒲是也蒲爲席亦尚質也）兵木無刃（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縕無文（縕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采也縕於粉反）集上書囊以爲殿帷（集謂合聚也）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麗美也準平法也）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漢東方諫武帝書）

南齊崔祖思建元元年爲給事黃門侍郎上太祖陳政事啓云漢文集上書囊以爲

殿帷身衣弋綈以爲帶劒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南齊書）

水劒疆越

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校平城之讎遂命票騎（票騎將軍霍去病也）勳任衛青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連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燒剽帳擊閼氏

燔康居灰珍奇康居西域國並居音渠椎鳴鏑前書冒頓作鳴鏑今之號箭也釘鹿蠡鹿蠡音離匈奴有左右鹿蠡王前書作谷蠡馳伉屽獲昆彌昆彌西域國名也虜儌侲方言侲養馬人字書侲音真無儌字諸家並曰儌侲為栗績西域國名今有肅特國恐是也驪騾驢馭宛馬宛國名也鞭駃騠駃騠駿馬也駃音決騠音啼生七日而超其母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幷域屬國一郡領方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以敦煌一郡部領西方也立侯隅北建護西

羌棰驅氏僰寠狼卭莋棰擊也寠狼猶擊擾也氐僰卭莋並西南夷號東攡烏桓蹂轔㵐貊[字書]攡則摩字[方言]摩滅也蹂踐也轔轢也㵐貊東夷號也南羈鉤町水劒彊越羈係也鉤町西南夷也水劒謂戈船將軍等下水誅南越也鉤町音劬挺殘夷文身海波沫血[穀梁傳]越人被髮文身沫血水沫如血也郡縣日南漂槩朱崖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漂槩謂摩近之也[前書]朱崖言珠若崖也朱古字通用部尉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自

東南萊有黃支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

黃支國俗與漆雕前額也連綏耳瑣雕題綏耳耳下垂即儋耳也雕畫也題額也摧天督即天竺也牽象犀推蜂蛤碎瑠璃甲瑇瑁戕觜觿瑇瑁形似龜出南海甲謂取其甲也戕賊也觜觿大龜亦瑇瑁之屬也觜了期反觿以規反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同穴杞裹之屬也裘褐北狄也其川鼻飲之國駱越之俗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也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言其恐懼如奴虜之服也【後漢書】

勸賣劒

漢龔遂爲渤海太守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遂皆遣還移書勑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者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鉤鎌也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罷讀曰疲言爲盜賊久心亦疲厭也渤海又多劫掠相隨聞遂敎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

貧民假給與也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葱一畦韭每一口即如此種也家二母彘五雞每一家則如此養之也民有帯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帯牛佩犢後漢書

劒循行

蓋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不以實也左遷爲衛

司馬如今衛士令也漢法有衛屯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繇與徭同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官屬也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請官府門上謁辭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以法詣衛尉府門上謁也尚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天子出爲天子先導也天子發故上奏辭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爲司馬

衣出殿門斷其襌衣令短離地襌音單字从衣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亭罷衛卒得代當歸者也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更猶令言上番也以報寬饒厚德後漢書

賜呼韓邪玉具劍

呼漢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婁力于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款叩也願朝三年正月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于道以為寵衛也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

黃金璽盭綬盭古戾字草名也以戾染綬也玉具劒標首鐔衛盡用玉為之也佩刀弓一張矢四發發十二矢也棨戟十有衣之戟也安車一乘鞍勒一具勒馬轡也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道讀曰導長平涇水上坂也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不令拜也其左右當戶之群臣皆得列觀劉奭

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保守也於漢徐自爲所築者也此自守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在朔方窳渾縣西北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糒乾飯也立備前

後三萬四千斛給繕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後漢書

欒緺傷

漢送少主烏孫主解憂弟相夫也至燉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娶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長羅侯常惠上書昆彌烏孫正號也翁歸靡其人名也願留少主宗室女也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

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大鴻臚蕭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得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于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

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壯士拔劒擊之劒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

漢書

漢賜南單于琟劒

建武二十六年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緺綬盭音戾草名以盭草染綬因以為名則漢諸侯王制盭綠色緺古蝸反說文紫青色也安車羽蓋華藻駕駟琁劍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後漢書

賜北匈奴斬馬劍

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

及梁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
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酧答之禮
宜司徒掾班彪立稾草□上曰單于不忘
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
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
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
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
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

著及漢滅郅支元帝時郅支坐殺使者谷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欵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

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
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
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
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
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
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韥丸一矢四
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
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尚方少府屬官作供

御器物故有斬馬劒言劒利可以斬馬也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箜篌皆敗願復裁賜言更請裁賜也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劒故未以齎言不齎持往遺也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後漢書

陳兵見劒

赤眉樊崇與劉盆子及大將等奉璽綬劒

壁班祖不即見陳兵于洛水見盆子等謂盆子丞相徐宣曰不悔乎宣曰不悔上歎曰卿庸中皦皦鐵中錚錚也東觀漢記

賜北匈奴玉具劒

永和四年正月北匈奴乞降賜玉具劒羽蓋車一駟後漢書

異國進百金劒

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石馬又進班劒價

直百金上以馬焦鼓車劍賜騎士 東觀漢記

賜匈奴玉劍四具

永和三年竇憲立於涂韃為北單于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以玉劍四具 後漢書

賜兜樓儲玉具劍

安帝二年立單于兜樓儲天子臨軒賜玉具刀劍 後漢書

魏賜匈奴班劍

魏黃初六年十二月更授匈奴南單于璽綬賜之琟劍魏志

海中執劍

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初朱蒙在夫餘時妻懷孕朱蒙逃後生一子字始閭諧及長知蒙爲國主即與母亡而歸之名之曰閭達委之國事朱蒙死閭達代立乃征夫餘夫餘大敗遂統屬焉莫來子

孫相傳太和十五年遣大鴻臚拜璉孫雲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禮神龜中雲死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又拜其世子安爲安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

稱開國公高句麗王正光初光州又於海中執得蕭衍所授安寧東將軍衣冠劍佩及使人江法盛等送於京師魏書

封劒送行臺

獠者蓋南蠻之别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無氏族之别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謩阿段婦人稱阿

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
木以居其上名曰干蘭干蘭大小隨其家
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亦不能遠相
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鑄銅
爲鼎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旣薄且輕易於
熟食孝昌初諸獠以始欣貪暴相率反叛
攻圍巴州山南行臺勉諭即時散罷自是
獠諸頭王相率詣行臺者相繼子建厚勞

賚之始欣見中國多事又失彼心慮獲罪譴將蕭衍南梁州刺史陰子春煽惑邊陲始欣謀將南叛始欣族子愷時爲隆城鎮將密知之嚴設邏候遂禽蕭衍使人并封始欣詔書鐵券刀劍衣冠之屬表送行臺

魏書

眞臘劒

自國主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止以布圍

腰出入則加以大布一條纏于小布之上布甚有等級國主所打之布有直金三四兩者極其華麗精美其國中雖自織布暹羅及占城皆有來者往往以來自西洋者爲上以其精巧而細樣故人惟國主可打純花布頭戴金冠子如金剛頭上所戴者或有時不戴冠但以線穿香花如茉莉之類周匝于髻間項上戴大珍珠三斤許手

足及諸指上皆帶金鐲指展上皆鈸猫兒眼睛石其下跣足足下及手掌皆以紅藍淥赤色出則手持金劒百姓間惟婦女可淥手足掌男人不敢也大臣國戚可打踈花布惟宮人可打兩頭花布百姓間惟婦人可打之新唐人雖打兩頭花布人亦不敢罪之以其暗丁八殺故也暗丁八殺不識體例也

眞臘風土記

諸王刹利

若諸王刹利以水洒頂得爲人主整御大地有五儀式一劒二蓋三天冠四珠柄拂五嚴飾履一切除却復有三臣一有忠信無伎能智慧二有忠信伎能無智慧三具忠信伎能智慧初名下士次名中士後名上士若不忠信無有伎能亦無智慧當知此臣下中之下法苑珠林

援劒

爾朱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禁于駝牛署榮死魏帝引見勞勉之兄乾自東冀州馳赴洛陽帝以乾爲河北大使敖曹爲直閤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爲表裏形援帝親送之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倘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敖曹援劒起舞誓

以必死 魏書

火精劒

火林國有火精劒 詳見硎采 唐建中二年火林國所貢云 杜陽雜編

碎劒匣

唐德宗始于行在無藥餌以備將士金瘡時有裨將爲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賜之其匣即火精劒匣也近臣諫曰陛下奈

何以裨將金瘡而碎瑚瑚匣上曰今兒奴欲恣逆危社稷是軍中勢將用人之際而戰士有瘡如朕身之瘡也昔太宗剪鬚以付英公今朕以人爲瑱豈以劒匣爲瑱也左右及中外聞者罔不感慨 杜陽雜編

鳥吞劒

眞臘國有葛浪山高萬丈半腹有洞先有浪鳥狀似老鴟大如駱駝人過即攫而食

之騰空而去百姓苦之眞臘王取大牛肉中安小劍子兩頭尖利令人戴行鳥攖而吞之乃死無復種矣朝野僉載

樂浪人獻劍

貞元十年七月庚辰賜南詔印韋臯請以黃金從之九月辛卯使濛湊羅棟等獻鐸鞘樂浪人劍朝見于麟德殿賜賚甚厚唐書

石擊劍

僖宗中和中阡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乆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諜也仁厚命釋縛溫言諭之諜遂以仁厚之意潛語寨中人明日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于雙流之西伏兵千人于

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詗知引兵圍之下令弗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諜者賊大喜呼譟爭棄其甲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眾爭出降渾擎狼狽棄寨走其眾執以詣仁厚仁厚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為隊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

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禽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盧多遜五代史

劒信

後唐清泰中潞王至陜僚佐說王曰今大王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大王宜少留于此先遺書慰安京城士庶王從之遺

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康義誠軍至新安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為羣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壕麾下纔數十人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劒為信候騎請降於潞王五代史